

村上有两座砖瓦窑，一座在村东的公路边，一座在村南的小河旁。这两座砖瓦窑是村上的最高建筑，像哨兵似的把守着村子的东大门和南大门。从盘旋着的步道上走，上窑顶张望，小村便一览无余，四野也尽收眼底。

这砖瓦窑是农村大集体时的产物，远远望去像战争年代的碉堡，突兀在村边不远的路旁。中原一带的乡村，基本上村村都有这样一座两座甚至更多的土窑。砖瓦是农村生产队建仓房场院和农户住宅的大需求，砖瓦窑便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了。

砖瓦窑的建窑技术并不复杂，窑内结构也非常简单。烧窑的火门前是用砖石砌就的拱形券洞，有两丈来深，可供烧窑的窑匠师傅添煤、看火、休息，也是堆放燃料的地方。窑的内部是近似圆柱的筒形主体，里层的周围先用劣质的砖石或土坯堆砌起来，然后外围用七八寸厚度的黏土一层一层地围起来，再用碌碡一下一下夯实。如果土干了，就浇上一些水掺合，一直垫得瓷瓷实实，免得跑风漏气。就这样一层层垒上去，慢慢地越收越小，窑口就只剩半间房子大小了。一般的大窑垒成两三丈高，一次可烧三四万块砖。那小的窑也有两丈来高，可容纳两万来块砖。窑筒子周围留下六七个烟道，一直通到窑顶，摆个

尺把高的烟囱，平常就用砖石盖起来，以免雨水浸泡。烧起窑来，几个烟囱就冒起了烟。砖瓦窑箍成后，要先在券洞的火门旁立个老君爷神位，放放鞭炮，祭祀祭祀，然后就可以把砖坯或瓦坯装窑了。

小河岸边的那座砖瓦窑就在上学之路的旁边，一排大棚户紧挨着窑场，那里是做砖坯瓦坯的地方。小孩子们一天要经过这里好多趟，所以顺便常常跑到砖瓦窑上去玩，有时钻进没有装窑烧窑的窑筒子里面的烟道捉迷藏，弄得灰头土脸，有时跑到砖瓦窑顶上打闹，从窑顶上轱辘轱辘地滚下来，但因土窑坡度较缓且上边又长满杂草，故无大碍。

窑场里几个做砖坯瓦坯的都是村里人，唯独一个烧窑的窑匠师傅是豫东那边的，就在这大棚户里边的那个小屋里住着。

这窑匠师傅是村上雇请来的，有四十岁开外，常年的风刮日晒让他的脸皮似火炉上烧水的铜壶色，个子矮小而壮实，嗓门洪亮，偶尔唱几句二夹弦，那哎嗨嗨哟的尾音，尖锐而昂扬。听人说，窑匠师傅是豫东地面的民权人，还会唱琴书，村人有时便缠着他唱一曲，但他始终没有答应。我们见到他在梁柱子挂了一把胡琴，有二尺来长，看着像唱京剧用的京胡，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把为琴书伴奏的软弓小京胡。在夜里很晚的时候能听到远远传来的琴声，但白天始终没见到他演奏过。说是他还会唱琴书，但就是不见他开口。

窑场子打造得平整而光滑，还有一堆堆做砖坯用的细细的沙子，比夏天的打麦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做砖坯瓦坯的最初工序是和泥与练泥。这泥土用的是河岸边冲积的黄壤土，一般的死土层里的土壤是不能做原料的，容易开裂变形。和泥、练泥由窑匠指挥，反复地用利刀劈开、摔打着泥块，渐渐地，泥块变得软硬适中，然后把砖模子支在面前，用手掀起一块块砖块大小的泥团用力地摔进砖模子里。砖模子又称砖斗子，有一连二的，也有一连三的。打砖时拼的是力气，用力地将泥块摔进砖模子里，按压瓷实，然后用木刀削平，端到平坦的场子里倒扣出来，一排排，一行行的。晾干后竖起来，再晾。一直到干透，再挪进棚子里码成顶，存放着，等待砖坯集够装窑时烧。

星期天或者放假时，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学生会去窑场上干些搬坯子、挑水和泥的粗活，有时也去扣扣砖坯，看窑匠师傅做瓦。

做砖容易做瓦难。做瓦专门的工具和小设备是可以旋转的轮盘以及瓦闸子，和手工拉坯做陶瓷的设备类似。这时候，窑匠师傅就亲自下手了。这东西是他随身携带来的，就在大棚户中敞亮的地方组装，我们就围着看。

那做瓦的转轮固定在地上，高低正好能让人站着操作。轮体有个圆圆的托盘，可水平旋转。中间有一圆形立柱，用以随时套上或取下瓦闸子。瓦闸子由密密实实的细木条缀在结实的粗布上，套上转盘立柱，刚好严丝合缝。外侧的布套被水浸得湿漉漉的，这是为了避免瓦坯的泥片粘连瓦闸子。窑匠师傅手持一个木制的凹形的拍板，又称为水板，内弧里有细密的竖条纹路。

窑匠师傅边做瓦边不停地絮叨着给另外两位小青年上课，似乎是在教训徒弟。他说：“这瓦坯泥更要讲究，要反复地练泥，不能有杂质，不能有石子，要反复地搅拌和摔打，一直练到软硬程度既立架又柔韧为上。俗话说，‘这做瓦就是玩泥的。人一辈子修房盖屋不容易，瓦要周正结实，更不能有沙眼，否则漏雨是要挨骂的’。”

瓦泥练好，被窑匠师傅垛成一截矮墙，然后他用刮铲子切割下一块长条的泥片来，双手托着，小心翼翼地包卷在瓦闸子上，连好茬口，接着让面前的转轮旋转起来。窑匠师傅一边旋转着，一边双手拿着拍板，“啪啪”地拍打，那泥片便厚薄均匀而实在。转轮转着，小利刀便切出一圈整齐的边沿。窑匠师傅双手掂开瓦闸子，错口合拢，抽出瓦闸子，便留下了圆筒子形的瓦坯。这圆形瓦坯是由四片瓦片连在一起的，每片中间有道沟槽，待放在大棚户里晾到快半干时，即可分解为四片瓦片，稍加修整，就可以码起来，等待彻底风干备烧了。

窑匠师傅能做滴水瓦当，那刻花雕得好看。做房脊瓦带的龙头和花鸟鱼兽也塑雕得惟妙惟肖。人们说，别看人家个儿矮又黑瘦，心巧手也巧着哩。还有人说，窑匠师傅唱琴书也唱得好，有人见他在老君爷神位前唱过好几回哩。大家起哄让窑匠师傅来一曲，窑匠就只是笑笑而已。

到了装窑时候，窑场子里就热闹了。男男女女排成一排，一块一块砖、一摞一摞瓦往窑筒子传递着。窑匠师傅钻进窑筒子的最里边，指挥着人们摆放，留出火道和烟道，下摆砖，上放瓦，每块砖每片瓦留多大的缝隙。窑匠师傅不停地大声吆喝着，一天的工夫这窑就装成封顶了。

窑匠师傅选了一块砖坯，恭恭敬敬地放在老君爷的神位前，点上三炷香，摆上供品，拜了三拜，放在窑洞火道里，说这是“老君砖”，这窑货烧好烧不好，就全看它呢。

砖瓦窑上冒出来了浓烟，这窑货点火烧了三天四夜。窑匠师傅就在窑券洞里垫个草席睡下了。一会儿他趴在火门口上瞧瞧那火焰燃烧的程度，一会儿又去看看那块装在火道后面的“老君砖”的颜色变化，一会儿再添几锹煤，两眼熬得通红通红。

住火后，队长吆喝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挑水洒窑，这窑匠师傅就用木棍捅咕着让水沥沥拉拉往下浸，脚下热乎乎的，一挑水一挑水洒下去，那窑顶就弥漫着一片蒸汽。

待出窑时，本家五爷想要那块“老君砖”，说是能辟邪镇宅，窑匠师傅慷慨地答应了。那“老君砖”烧得似琉璃样，敲着钢钢有声，五爷宝贝似的揣回了家。

那第一窑的砖和瓦，生产队翻盖了仓房，第二窑货翻盖了磨坊和会计室，生产队部院里就气派起来了，惹得邻村眼气，翌年便也箍了一座窑。

乡村里修房盖屋，缺少不得这几样工匠：一是做砖瓦的窑匠，不是很多见，凤毛麟角的；二是下房基跟脚石的石匠，因技术含量不太高，每村都有十个八个人会打石、下线、摆弄水平尺。砌墙、缮屋面房顶的泥水匠和做门窗、房梁、椽檩的木匠也是被人高看一眼的。村上有了这些手艺人，那些个青堂瓦舍、大小宅院便一间间矗立起来，人们便有了舒适的家。

连烧了几窑货，眼看着天凉了，窑匠师傅就有打道回府的念头。一连跑到队长家要求结算工钱。队长就说，社员们喜欢听说话戏，你临走时给大家唱一场吧。

晚上，就在小河边的窑场子里，窑匠师傅换一身干净衣服，还把老君爷神位请出来，那软弓小京胡“吱吱哼哼”地拉了一通，他就酣畅淋漓地甩开嗓子唱起来：

天为宝盖地为池，人是阳间浑水哩鱼。

父母养儿鱼产子，子孝孙贤水养鱼。

兄弟和合鱼帮水，夫妻相和水帮鱼。

六十年前都是人吃土，六十年以后土要吃人的。

人吃土来土常在，土开口吃人么，后代可要哭哭啼。

得了意的狸猫它欢似虎，落了魄的凤凰它不如鸡。

攒下了金山它是催命的鬼，交下了亲朋它是护身的皮。

昨夜晚脱下这鞋和袜，也不知明天清晨起不起。

阎王爷好比那打鱼的汉，也不定来早与来迟。

人都是空着手来空着去，憋口气住到那棺材里，身下没有半领席。

趁着胸口还有半口气，积点德，行点善，和睦相处家家喜。

人活一世不容易，劝大家好好多珍惜。……

窑匠师傅这几窑货烧得成色好，工钱队里边也给得足足的，他心里得劲，就卖力地唱，唱了一曲又一曲。虽然说豫东地方口音大家还听不习惯，但那琴书柔柔的旋律和他沙哑的嗓音，听得人们也是如醉如痴，都说这小窑匠还真有两下子呢。

夜深了，人群也散了，只感觉那软弓小京胡仍在“吱吱哼哼”地拉着，一声一声，高高低低，被顺风风带得老远老远。

啄木鸟

★阿卫国

情注密林中，倾身唱大风。
笃行心似火，来去气如虹。
磨砺凭长喙，挖掘拿蠹虫。
殷勤何所见，满目树茏葱。

榕花树

★李太水

烟姿夜合作芳邻，
五月花开不染尘。
飘落红英收拾起，
烹茶自可助安神。

种秋缺墒盼夏雨

★李剑友

夏季丰收廩储圆，
沃畴旷野麦茬坚。
植秋早下禾增壮，
喜水迟来稼减嫣。
四海龙王皇诏等，
九宫玉帝雨宣颁。
甘霖润土黍梁茂，
希望耕耘兆稔年。

鹧鸪天·粽子吟

★李剑友

叶翠银丝裹宝珠，
赴汤蹈火浪沉浮。
脱衫解带裸身躺，
流味飞香进腹舒。
柔绵软，稻香殊，
粽投汨水慰魂孤。
忽闻华夏金瓯整，
不朽英灵笑泣哭。

七绝·山中暑色

★张传鹏

山高葱郁尽芬芳，
溪畔星花透骨香。
暑色月升仍不减，
一襟晚照夏风凉。



梁言 摄